

『以身试癌』

不可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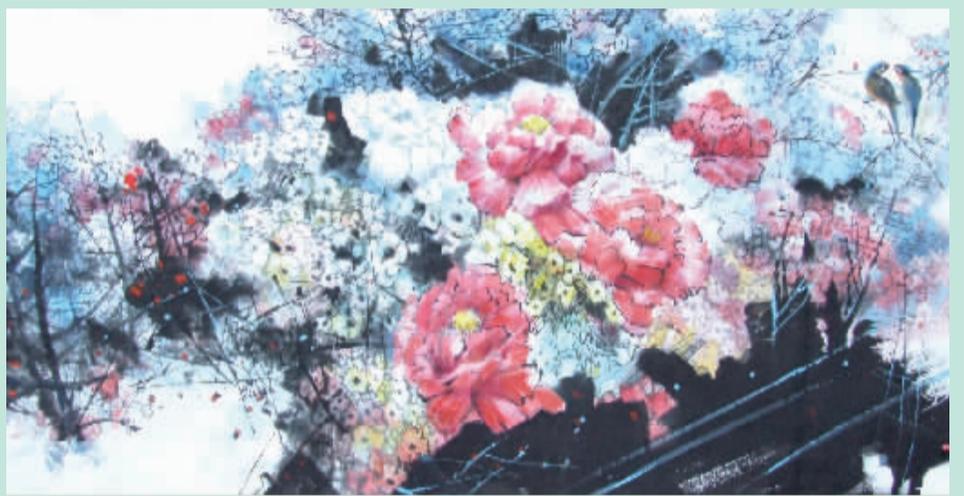
纪小龙(北京)

一代天骄乔布斯因癌辞世，人们获悉后怀着惊愕、惋惜、感慨、追忆等心情的同时，也会思考着……

肿瘤分良性和恶性，良性肿瘤长到一定大小就不再长了，反而会越来越萎缩，如同庄稼，成熟后会枯萎。而恶性肿瘤，只要病人还活着，有血液循环，有供应营养，它会一直长下去，一直长到人体死亡为止。任何人去医院看病，发现肿瘤，一定要先搞清楚是良性还是恶性。而乔布斯于2003年10月发现胰腺有瘤子出现，竟然拖到了2005年8月才手术，长达20个月之久。要知道，10个月时间，胰腺肿瘤可以翻两番(比如原本1厘米的肿瘤，翻一番就是2厘米，再翻一番就是4厘米)。再则，对于胰腺的内分泌细胞(胰岛细胞)中的肿瘤来说，1厘米以下多数为良性行为，1厘米以上多数为恶性行为！乔布斯啊乔布斯！你拖延的20个月对于你的胰腺肿瘤来说，该是多么关键的时刻呀！

目前医学上，肿瘤的最后诊断依靠病理，病理被称为医学里的『法官』，任何肿瘤在病理显微镜下显露出真实面目：良性或恶性。对于法律，人们知道『以身试法要不得』，对于医学，借用过来也就是『以身试癌不可取』也。

医学到了今天，人类在癌症面前，还处在探索的阶段。能做的只有及时发现肿瘤的出现，为患者制订切实可行的个体化治疗策略，尽可能以最小的痛苦和最少费用，换取患者最长的生存时间和最佳的生活质量，使癌症治疗的临床科研和综合治疗遵循原本的合理轨道。



杏林画廊

花开锦绣

作者简介：向步云，土家族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湖湘名人书画馆馆员，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凡人故事

回到“组织”

任松(湖北)

近期股票大跌，办公室里又吵开了锅，这个说自己这次又亏了3万多，那个说自己还厉害些，上厕所功夫就亏了两万，一泡尿两万多啊，比贵州茅台都贵。我暗暗自喜，呵呵，这些家伙完全是股盲，盲目买股，今天听这个专家说买，明天又听那个专家说卖，结果自己的一点血汗钱就交了学费。我只是守一只股，赚了钱就跑，大盘大跌之时我手上已经没有什么股票了，亏也亏不到我头上啊。

自己能够鹤立鸡群，自然有点骄傲。我在办公室宣称：“呵呵，天下股神，非我莫属。炒股都像你们那样炒，还赚什么钱啊？股市只有像我这样的少数人才能赚钱，知道吗？”一席话出口，大家都啧啧赞叹。呵呵，这回可让我在办公室发了噱了。

不过，我很快发现大家有点不对劲，平时谈家常我只要插两句他们就不做声了；主动找他们聊天，可他们只是随便答应几句便不做声了；上次喝酒，几个哥们竟然也不叫上我了，我纳闷，这是怎么了？

呵，终于又回到“组织”了，大家还是你说我笑，好不热闹。还是要感谢老婆啊，真聪明，知道大家心理不平衡，给我出了这个馊主意。

诉了心中的郁闷。老婆笑了笑，帮我出了个好主意。

昨天，我一进办公室，便故作愁眉苦脸之状，叹息道：“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，还说赚，他妈的，昨天一只股票就亏了5万，惨啊。”办公室的哥们哈哈大笑，大刘说道：“哥们，晚上喝酒，一起来，恭喜你又找到‘组织’啊。”

回到家里，我向老婆倾

患病亲历

实习医生

王新芳(河北)

在乡下老家住了几天，感冒了，头晕乏力，打喷嚏流眼泪，实在难受。我是个急性子，嫌吃药效果慢，于是决定输液。来到村里的卫生室，熟悉的张医生去县城了，坐诊的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，刚从学校毕业，实习生。他问了我的症状，配好了药，动手输液，可是情况却不那么顺利。

我瘦，手背上血管不明显，小伙子让我握紧拳头，用橡皮管扎紧我手腕，用手轻拍我手背，看到微青的血管，一针扎下去，我忍不住“哎呀”了一声，小伙子一

看，没扎准地方。他歉意地拔出针管来，头上开始冒汗。我微笑了一下，鼓励他别紧张，从头再来。小伙子仔细研究之后，决定放弃手背，选择手腕，手腕上血管粗大，容易扎。我很配合，握拳竖立，小伙子干脆利落，一针扎了上去。我听到他轻轻嘘了口气。

两次出问题，让小伙子心有余悸，再也不敢扎针了，他说，咱待会再扎。于是，我坐在沙发上等待，小伙子拿起一本书来看。我知道他发慌，也许等着张医生回来，解脱窘况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墙上的挂钟“滴答”“滴答”地走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开口鼓励小伙子，不要怕，大胆扎，我不疼，你就豁出去吧。在我的鼓励下，小伙子再次为我输液，这一次居然很成功。

一个人的成长需要过程，而我，恰好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有缘者。

『病危』电梯的求救信

李捷(海南)

Help! Help! 亲爱的人类，快请救救我们这些“病危”的电梯吧！

我生于1986年，在一栋大厦工作。我名义上是“80后”，但与平均寿命只有20岁的“同胞”相比，已经是化石级的老人，患有链条松动、线路老化、零件生锈等“老年病”，早就该寿终正寝了。然而，大厦的主人为了节省银子，依然让我带病上岗。老态龙钟的我多次发作瞬间坠落、电梯门夹手等症状，搅得大厦的住户个个惊魂不定、怨声载道。大家每天见了，送上最多的问候语是：“死电梯，有病啊！”没错，我是有病，而且病人膏肓，可恨的是我没有“安乐死”的权利。为什么那些拿着锤子电焊的“医生”来了又走，都不能给我动一次彻底的“手术”呢？

我听说了，目前我有163万多名兄弟在全国各地上岗工作，每年像我这种亟需“救治”的“病危”电梯超过7.5万台。我们的病不发则已，一旦发作起来，轻则让人东倒西歪，重则让人流血牺牲。这不，我一位在北京地铁动物园站工作的远方兄弟——扶梯，前不久发病，由上行突然改为逆向下行，造成1人死亡、30多人受伤。随后，深圳、上海、南京等地也接连发生了电梯事故。亲爱的人们，快救救我们吧，别让我们晚节不保，别再让悲剧发生了！

说起来真可怜，我们常常是“没妈的孩子像根草”，夜以继日地做牛做马却无人疼爱。有些老板在招标、采购环节玩猫腻，使我们在诞生之日就患有“先天病”，为今后发生事故埋下了隐患；有些房地产开发商盖完楼就对我们视而不见，物业公司更是不理不睬，任我们常年“咳嗽”而无人“救治”。很多电梯“医生”也不喜欢我们，“看病”时出工不出力，常常是“体检”完后却发现“病灶”，动了“手术”却不根除“病根”，让我们拖着“病体”从一个事故走向另一场灾难……可是，人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身体不好，最终吃亏的是谁？

亲爱的人们，我们的长寿不仅不是福，反而是祸害。强烈恳请“医生”们给我们来一次全面彻底的“会诊”吧，让各条战线的电梯焕发第二春，顺利地上下，不再让人们的心里七上八下。否则，干脆把我们拆卸成废铜烂铁，不要因为你们的麻痹忽视，让我们再当那害人的替罪羊！



小银针

新闻 郝延鹏(黑龙江)